

F A M A

谣言女神



[德]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

谣言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F A M A

谣言女神



[德]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

顾牧◎译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书 号: ISBN 7-80073-963-5/K ·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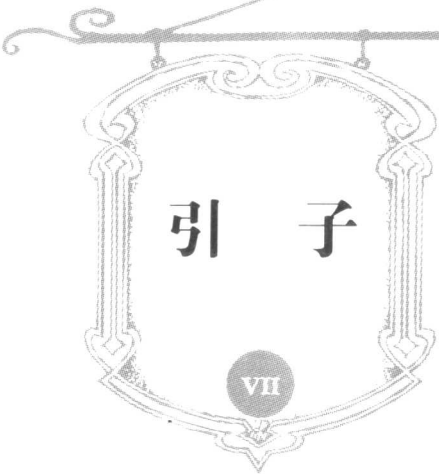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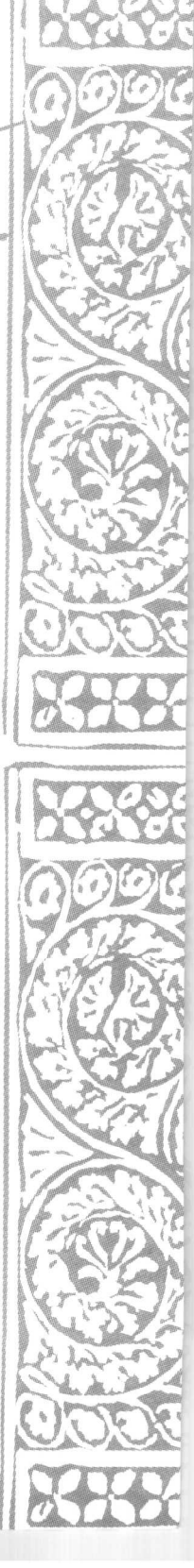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引子

VII

1998年初，美国总统与一名女实习生有染的消息一传开，谣言女神便忙乎起来。各种流言飞语、猜度假设汇成了铺天盖地的洪流，白宫这方面就试图用责难和辟谣抵挡这股洪流的来袭。事实上，让律师们后来大发横财的不仅仅是件鲜活的丑闻，它更是悠悠谣言文化史中新的篇章。从古至今，谣言一直在迷惑着人类。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就总在一个问题中挣扎：“别人”说的究竟是对是错？无论是从外围到中心或是从中心到外围，谣言总能引发恐慌和迫害，带来对战争的恐惧或是对胜利的飘飘然，换言之，是谣言在制造历史。本书所要讲述的便是历史对谣言的回应。

下面我要讲的是人在不同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与谣言打交道

时的情形和手段。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和它的姊妹“消息”及“流言”一样借各种各样的媒介登台亮相，比如口头流传、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它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时，另外还要以谣言的形式亮相。它原本是通过“听传”来传播的，这也是它最初的传播媒介。“听说”、“有人说”、“有传言说”，这些字眼正是谣言女神由耳及心的钥匙。

曾有少数几位学者对谣言的历史有过零星涉猎，他们的研究也的确让人振奋，可是若抛开这些，则这谣言的历史就像是一片神秘又没有任何道路的处女地。有很多奇特神秘的印迹穿过“听传王国”，循着这些痕迹前行的人就好比在摸着石头过河，他对所探询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做出透彻的研究。此外也没有什么对于谣言普遍适用的理论来指引人们前进。即便谣言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我们还是不可能对它做什么概括的描述。谣言女神（Fame）只是谣言若干传说中的一个而已。卢西恩·费夫尔（Lucien Febvre）曾说过：“凡历史皆有选择性。”那些探询谣言之含义的人因此也就选择了疑问。本书中就涉及到了其中一些问题。

或许有些读者想看有关苏联及其种种谣传的章节却找不到，另一些读者则会意外地发现这里写到的不是卡里奥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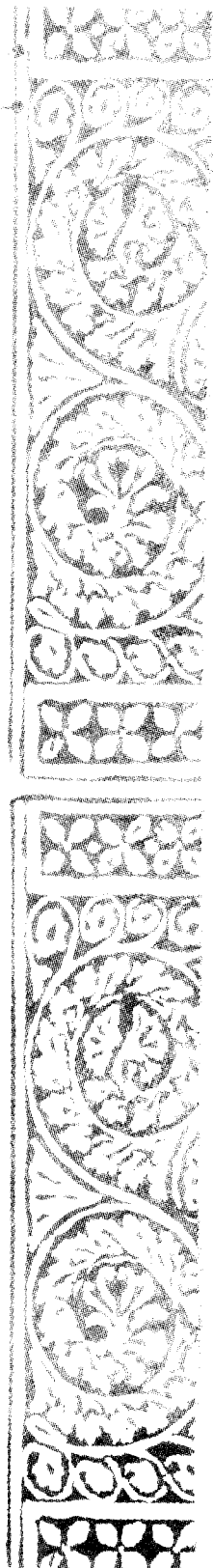


(Cagliostro)、阿雷蒂诺(Aretino)或是其他一些谣言高手,而是像奴隶克莱门斯、谣言理论家培根或网上的麦特·德拉吉^①(matt Drudge)这样的人物。这一方面固是因为笔者“选材”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和本书的结构有关。本书主要是借助一些具体的例子解释了史传中尚未探讨过的谣言的种种,同时在细节方面也力求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已知和未知的东西。如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适用于其他地区及时代的只有问题,而不是答案。

一部听传与谣言的历史分别将相关的历史环节融进了对自身的阐释中。谣言作为一个事件和“一定现象与一定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它只有在以某种形态出现时才有意义。人们如果忽略了它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特质,那谣言就总能得以遁形。谣言女神指的是谣言现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这些现象是社会实践家曾抵制或制造过的。所以下面要讲到的并非常常被人提起的“历史的辩证”,而是对谣言史的研究。

谣言是工具。作为一种暂时的、集体的现象,它只存在于交流的那一瞬间。所以与谣言有关的诗作或文化故事总是和矛盾形影相随:口头的、暂时的随便说说本是进行时,却以一种

^① 麦特·德拉吉:最著名的博客,运作“德拉吉”报道,是最早在网上报道克林顿总统与前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的人。——编者注



与自身特质相悖的形式存在下去，借文章的形式，以书面或其他各种各样白纸黑字的可查之据流传于世。正因如此，“谣言”这种思想形式才会同它出现的背景有那样特殊的关系。

谣言是矛盾的，它由公众制造同时又代表了公众。说到谣言的人既是指消息本身，又指它的传播媒介，这就好比信与信使的关系。我给谣言的定义恰好相反，我认为它首先是人们所描述的那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习俗，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各种现象。另外，“谣言”还是在某一群体中以听传或类似的交际方式传播的信息。大家都说的还不是谣言，而是据说大家都在说的才是谣言。谣言是不完整的引言，谁引的不得而知，也没人知道是谁说的。

谣言的这种双重概念允许人们对它做“严密”的历史研究：既作为社会言语，同时也作为它在文章和图画中的反映。谣言出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论文中，出现在逸事、传记、戏剧、史诗、小说、电影、客套话、研究日志、问卷、诗歌、历史故事、圣像学、互联网、战争回忆录、传单、警局调查报告、宣传品、统计数据、规章、戏剧服装、字典、报章及不计其数的日常所能见到的材料中。什么都能和谣言扯上关系，不管是被造谣也好，听谣也好，传谣也好，不管是此时此地，抑或是彼时彼地，均无例外。应付这般种种，只有工具书还不够，还得有运气。

从几个流传很广的误解中就能看出定义谣言的困难。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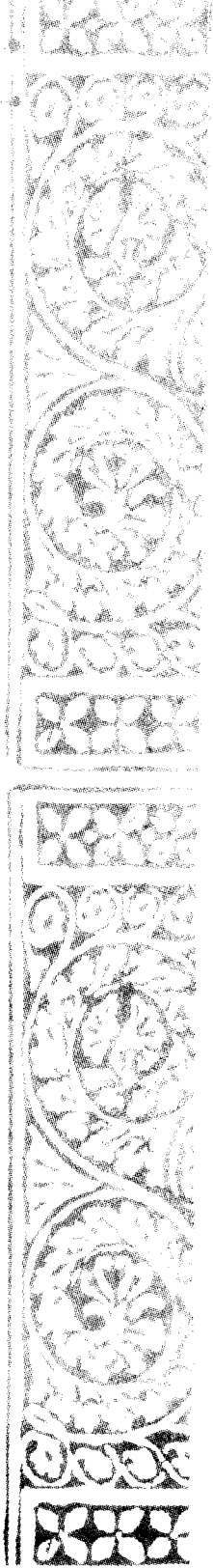


谣言不一定是错误的。虽然人们总是会把谣言分成“错”和“对”两种，但这种提法并不合乎逻辑。谣言也不只是流言飞语的升级。流言飞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够进行描述，它的基础是“说流言的人”和“被说的人”之间表面上的密切关系，二者的角色原则上是可以互换的。流言是“谨慎的不谨慎之举的社会形式”。它当然能够以谣言的形式出现，有阴谋的流言，即聚众滋事就是这样。

谣言也不是谎言。认识和环境加在一起的话，谎言就是可以控制的。在谣言这里参与者的动机通常不占主要地位，因为听传的主体不是个人。接收到谣言并继续传播的人进入“有人”这个序列，“有人”构成了集体言辞的发出者。

从谣言中常常能够看出偏见的存在，谣言的牺牲品经常是替罪羊。偏见也不是社会事件，而是感知的组成部分。而谣言总是针对最新发生的事，所以它虽然能够表现或加强潜在的偏见，但却并不等同于偏见。

谣言也不是媒介，虽然这种提法非常常见。同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不同的是，谣言最初的基础是至少两名参与者的同时在场，当然，谣言也可以为大众媒体服务。它说的既是一段讲述的辉煌，同时也是这种辉煌的标志和因素。谣言用引用时常用的短语和间接引语说出“别人”说的话，它是传达性的、具有依赖性的话语，是引用的引用。所以辟谣很困难，谣言的主要组成部分，





即“有人说”是无法反驳的，而谣言所传达的，比如“克林顿总统爆出丑闻”，这类消息对辟谣是免疫的，因为后者无法触及谣言的整个语言逻辑。谣言很难捕捉，它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暖热了一双手后又被迅速地传给别人。确切说来，每个谣言又都是谣言，它从根本上是一种言语形象，是语言形式。

这就又提到了谣言不同寻常的地方：它的讲述能在自身内部找到立足点，同时讲的又是别人的事。就像是嘲笑第三人一样，议论别人的计划、缺陷或罪行的言语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一点上传谣群和嘲笑旁人的人是一样的。在谣言现象中出现的也不是独个的人，这是谣言一个矛盾的诺言。它总是在表现人们的恐惧、希望和期待，这些情感又希望有别人的分担。谣言是如何、又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传开的，这点从下面这段假设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还有人说他们把孩子抓起来挂在树林里，然后用刀把孩子剖开，再用瓶子把血收集起来。”

“为什么呢？”

“就为了把血送到血站去赚大钱呗。”

“别胡说了！”

“怎么会是胡说呢！你不是听到了吗，他们把孩子抓起来挂到树林里，用刀把孩子剖开，然后再用瓶子收集血。”

谣言就这样开始，大概也是这样继续的，只要还有人在议论。谣言通常不会很显眼，它多出现在历史的次要篇章中，无声无息地从问题和猜测中产生。没有什么论据可以用来反驳这句“你不是听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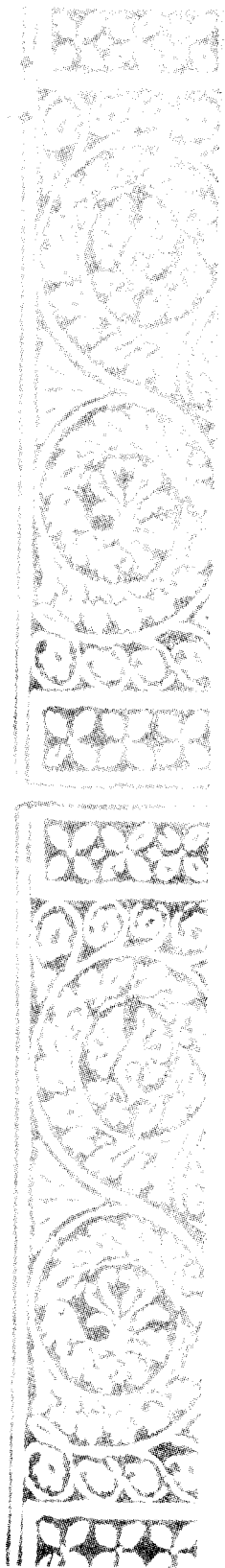
再谈一下本书的思路：这本书松散的编年史材料并不意味着谣言的历史就是一条从“起源”向一个固定目的地去的直线。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一些类似现象。笔者分别从有代表性的个别事件出发，目的在于勾勒出较大的视野。这种选“材”方式就已经是一种阐释了。文化史只有在例证和凭据以及前提和背景间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并由此衍化成历史。另外它还要避免出示遗留物的“原件”，而这正是现在流行的一种趋势。并非所有过去的事都有必要成为历史。

神话、谣言女神、卢默（Rumor）、战争、标记、监督、公式：下面各章节题目中的这些关键词就已经说明笔者叙述这些有代表性的虚构对象是为了要找到“某条共同的基本线索”，并检验它们在历史上引起的反响。只要能对本书的进展有所帮助，笔者就会分别谈到这些虚构对象理论方面的问题和困难。这些虚构对象的那种反射模式就像自己动手做的船模一样。人们把船模放进水里，看它能不能走，在“时间之河”中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费尔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

40年前曾说过这样的话，船沉没的那一刹那“总是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些模型的历史适用性是有限的，它们总是分别针对谣言现象的不同方面。

本书的开头讲了“神谕”同希腊神话以及现代历史编写工作的关系，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证词问题，就像雅典理发师的例子说明的那样。很久以后，谣言在罗马人那里又变成了谣言女神这个怪物，本书的第二章讲的就是这个神祇，并把它视为用诗化了的方案掌握罗马形形色色政治流言的言语策略。谣言女神后来变成了荣誉的象征。中世纪以后人们接触到的是听传这种具有煽动性的匿名言语技术，以卢默这个人物形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谣言同样控制着现代社会：屠杀技术完美化和信息技术改革之后，欧洲的士兵和历史学家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可怕的口头神话时代。几百年来，谣言的杜撰就一直在制造对犹太人的迫害，在第五章中，特别是在以文学史料为基础的章节中本书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谣言的杜撰是否一定要引起社会迫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谣言诊所”中产生了对非正式言论通过媒体进行监督的机制，直到现在，这种机制依然反映出人们抵御谣言蔓延趋势的需求。书的最后介绍了近几十年里科学家用来研究谣言的几种试验和公式：对他们而言谣言属于社会外围一种不合理、但却可以测量的范畴。这再次说明谣言漫长的文化史首先也是一部充满误解的历史。

在讲述这些小人物、实权政治家和伟大的艺术家消除谣言的不同文化方式的同时，笔者也试图从审美的社会角度出发展示这些实验的审美构成。即便这样也只能做到对追踪谣言时的个别现象进行详尽的观察描述。谣言只有放在文化背景中才能显出本来面目，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也是一样的：它是始终伴随历史左右的常常带有杜撰成分的创作。





引子

第一章 “神谕”，神话故事 1

谣言的殉难者 / 2

“它本身就是神圣的” / 11

声音的踪迹 / 15

信号 / 20

比水更湿 / 25

第二章 谣言女神，一个模式 29

最后一个贵族 / 33

眼睛，耳朵，嘴巴，羽毛 / 41

通缉令 / 48

谣言女神的家 / 55

红色硬纸壳里的资料 / 61

第三章 人言与听传中的空白 67

六个靴钉，两把铜号 / 68

在谣言的家中 / 75

活动的建筑 / 80



地中之国里的替身 / 84

卢默 / 89

谣言的外套 / 92

第四章 1917年的古典时期：现代与战争 105

不来纳的间谍 / 109

虚构空间的入侵者 / 113

新闻审查 / 119

神话形成的地方 / 121

第五章 标记或谣言诗学 131

奥尔良少女 / 132

特里恩特、多尔马根和其他根源 / 136

什洛芬施坦恩的标记 / 142

俄罗斯的马卡人 / 146

威悉河畔的特罗布里恩人 / 151

游戏与文化诗学 / 162

第六章 “谣言”诊所和其他监督措施 171

谣言诊所 / 175

修辞 / 183

监督中心 / 189

监督的极限 / 195

第七章 寻找谣言的公式 203

心脏旁的枪声 / 206

病毒？ / 213

公式与功能 / 219

标语 / 224

谣言中的螺旋 / 227

第一章



“神谕”，神话故事



人云亦云就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这是来自公元前413年10月一个希腊理发师的惨痛教训。那一日，这位理发师正在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理发店中为一位陌生的顾客理发修面。他还没有意识到，几分钟后，世界的历史将闯入他的生活，将他变成史评中的一个悲剧性主角。陌生人从远方带来的消息将改变理发师的生活。那是条虽简单，却很可怕的消息；它越过了地中海，跨过一个又一个的港口。陌生人告诉理发师说雅典的海军在大海港被锡拉库斯打得溃不成军，雅典军事家，西西里总司令德摩斯特内斯和尼克雅斯也被杀了，希腊军队全军覆没。说这话的人是个奴隶，他和主人一起侥幸逃脱。后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证实了这一切，并且还提到了7 000名被扣押在西西里采石场的希腊战俘。

谣言的殉难者

这个理发师还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对他而言，听到的已经足够了。他马上动身赶往6公里外的雅典城，好去通知那些与此事有关的雅典人和当权者。“他即刻离开了店铺，急奔入城，免得被人抢先一步，夺去在城里公开这个消息的荣耀。”很久以后普鲁塔克讲述这个理发师的故事时这样写道。雅典人惊慌失措地聚集在一处，仔细询问这件事，可送信的人终归不是那种诚信可靠的类型。“理发师都好搬弄是非，这倒也不奇怪，”

史书的作者写道，“因为那些最爱搬弄是非的人都集中在他们那里，结果他们自己也不由地染上了这种恶习。”公元前413年的雅典人似乎就已经知道这一点。

“理发师被带去盘问，”普鲁塔克继续写道，“可他连提供消息的人是谁都说不出，只说是一个不知姓甚名谁的陌生人。人们愤怒了，叫喊道：滚，你这恶棍！给他用刑！真是一派胡言！还有谁听说过！鬼才信他！”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捏造出来的？人们用当时流行的土办法寻求历史的真相。“人们搬来一个轮子，把那个不幸的人绑在上面”，并且“一直折磨他”，直到其他证据证实了这个“不可靠的人”带来的消息，谣传变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那是些目击者，“他们从战场上逃出来，证实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人们立刻四散奔逃，各为自己的不幸痛哭流涕，只留下那个可怜的人依旧被缚在车轮上。”史书作者这样描述雅典人的忘恩负义和对真相的维护。

严格说来，谣言在历史上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它们通常让接触到的人感到太过肤浅。它传播的媒介——“听传”——无非是一种草草出现在社会边缘的现象。尽管如此，古希腊还是留下了一条清晰的有关谣传的线索。这种现象基本以口头形式出现，它当时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传记、史诗、歌曲、戏剧和其他文献资料保存了下来。顺着这条线索就能看到多层次历史事件中反映出来的口语形式的矛盾性。古典时期的谣传常常是和战争有关的，此外也涉及到与神话传说打交道的技巧，以及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一个以口头交际为主的社会中，这自然是会带来危险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无用的消息，就像人

